

慧琴小傳



雷聲布大律師代表國學書室啓事

爲通告事茲據敝當事人國學書室錢芥塵現出版新著九尾龜十三集起及涵秋筆記並新籍發行各書應有版權他人不得化名轉載●翻印●等情除向各官廳註冊外特行委託本律師鄭重聲明此啓

民國十四年一月出版

慧琴小傳全一冊

定價大洋一元

譯著者 包天笑

發行者 上海愛文義路道達里九八號 國學書室

電話 四三九五

寄售處 有正書局

品報館

外埠每冊

郵費五分

版××××××××
翻××××××××
印××××××××
嚴究
所××××××××
有××××××××

校讀

天笑先生所譯的小說，多數從日本黑岩淚香氏譯本轉譯的。黑岩氏精法文，法國著名的小說，譯成日文實在不少，而且黑岩氏是日本著名文學家，他譯的小說，沒有不是再版幾十次的。天笑先生雖是轉譯，可是根據黑岩氏的善本，加以文學的天才；當然是優美可觀了。

慧琴小傳包括寫情偵探兩種小說，情節非常曲折，對於財色關頭，着力描寫，可以使人覺悟；實在是有益社會的小說。

胡適之先生嘗說：『……冷或笑（天笑）譯著的小說，……用很暢達的文筆，作很自由的翻譯，『這兩句話，可以表現天笑先生譯本的價值，所以我鈔錄於此。

民國十四年，元旦，須彌在上海國學書室。

社會偵探小說

慧琴小傳

『原名非洲毒液』

（吳門天笑生述）

却說人生在世。不過數十寒暑。自呱呱墮地以來。一直到乘化歸盡。到底是忙著些什麼事來呢。因此達人哲士。只好把個世界。看作和旅館公園一般。本來不是我的東西。暫時借棲罷了。無奈世人。那一個肯瞧得破。爲了財色兩字。造成許多罪惡。到頭來。一暝千古。萬象皆空。自己想想。也不禁啞然失笑。可知道就是這財色兩字。中間便造成無數小說資料。我今且說法國巴黎。是大家都知道是個世界第一繁華之地。居民既多。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倒沒有一日禮拜堂。沒有婚禮。這天風和日麗。正是極佳的天氣。那安會街三義教堂的門前。立着兩個紳

士裝束的人好似在那裏等候什麼。兩人都在廿七八歲的光景。體態舉止是個交際場中的健兒。兩人的分別却是一個身材細長。皮色黝黑。一個身軀畧短。顏色白皙。那身短的先開言道。傑夫先生。你瞧。今天他們怎麼遲得很。甄姑娘的婚禮我們自然是早到的。却不想等候了這許多時候。傑夫答道。履士君。婚禮之中到底有許多準備時刻。往往不能準的。履士道。你一向出入甄家。前次幾乎有候補女壻的資格了。今天是要來瞧瞧他們的結婚咧。傑夫歎口氣道。可不是嗎。差不多婚約將成。憑空的奪了去。今天還要邀我來觀禮。你想想人家心中多麼難過。履士道。既然如此。你還來則甚。傑夫道。依我的意思。寧可避往數千里外。無奈吾叔父六尺大佐。當年輕時。就和新娘。

的父親甄伯爵同時出征親如手足叔父如今還寫信給我囑我每月須到甄家訪問一次從前去得勤因此和甄姑娘日漸親熱到了剛要發生求婚問題的時候那甄伯爵却先向我拒絕說我這女兒萬萬不能許與你請你息了這心罷那老頭子不知是什麼用意我如今也不知道所以我後來也不常去了履士道如此說來你今日到此也是奉着叔父之命了你一一聽叔父的命令將來遺產一定歸你傑夫道我並不想他的遺產他因爲身長六尺所以人稱他六尺大佐今年還不到六十歲遺產問題也不必說將來究竟也不知道誰死在誰先咧履士道咦你沒有瞧見那前面來者是誰嗎這可不是甄伯爵的公證人石子堅他身軀短小只好及六尺大佐之半你瞧他走

上這坡子形狀宛如個小孩子。傑夫道：你瞧後面那大家稱爲交際家的阮老人也來了。他一天到晚只是臉上堆下笑來。這纔是個有趣的老人。履士道：阮老人也是伯爵邀他來的嗎？傑夫道：他與伯爵素不認識。大約是新郎邀他來的。履士道：新郎是不是喚做陶韋竹？他的履歷如何？傑夫道：這却不甚清楚。却是近來新到巴黎。聽說在美國很有些家產。巴黎是連個親戚也沒有。履士道：如何？伯爵倒要選此等人爲婿。如你知道家世的反拒絕了。傑夫道：拒絕我在先。陶韋竹來在後。所以我不能抱怨他。後來我們把這事撩開不談。可是有事的時候還來邀我無事的時候我也不去去了。也見不到慧琴姑娘。兩人正講時又來了一個。這是個有名的美人。裊裊亭亭而來。傑夫道：這

人。我。認。得。他。是。一。向。旅。行。奏。藝。的。女。優。他。名。字。喚。做。香。妃。履。士。道。果。然。嗎。好。個。體。面。的。女。優。他。也。到。這。裏。來。趁。熱。鬧。嗎。二。人。正。在。談。話。賓。客。漸。漸。齊。集。一。會。兒。有。馬。車。上。坡。子。來。便。是。新。娘。慧。琴。和。他。父。親。甄。伯。爵。後。面。一。輛。是。新。郎。陶。韋。竹。和。介。紹。人。了。新。娘。今。天。打。扮。得。和。出。水。芙。渠。一。般。令。人。不。忍。不。看。方。纔。講。話。的。那。位。瘦。長。的。紳。士。喚。做。田。傑。夫。今。天。奉。了。叔。父。之。命。不。能。不。來。觀。禮。可。是。想。起。了。當。日。花。間。林。下。和。甄。慧。琴。攜。手。談。心。到。了。如。今。眼。看。旁。人。成。婚。心。中。好。似。打。翻。了。五。味。瓶。也。不。知。道。是。鹹。的。甜。的。酸。的。苦。的。那。時。大。家。都。要。爭。看。馬。車。中。的。新。郎。究。竟。是。何。等。人。物。呢。只。見。年。不。到。三。十。面。目。清。秀。器。宇。軒。昂。髣。髴。是。美。術。家。彫。刻。成。的。觀。看。的。人。大。家。低。聲。稱。讚。說。如。此。美。男。子。却。是。不。

可多得那時田傑夫雜在人叢中聽的人家如此說便不欲再看側着身體想走却見那交際家阮老人他本來常日笑吟吟的今天更滿面喜氣似乎對於這位新郎非常滿足田傑夫此時垂着頭隱蔽在人叢中怕那自己不快之色被人瞧見停了會兒就要成禮了教堂中的長老令他們新夫婦對立在禮台左右照例舉行儀式畢許多客人便各自爭先向新郎新婦並伯爵等致頌辭只有田傑夫心中有些怏怏但是既然代表叔父也只好勉強敷衍一下子當時他走到甄伯爵面前尙未開口伯爵卽狂喜說道你也來了嗎甚好甚好你瞧新郎如何倒有些像你的樣子令叔怎麼不來我介紹你見見新郎新婦傑夫那時無法只得走至新郎面前強作笑容也說不出什麼話

一會兒便向外飛奔而去。旁邊他那友人顧履士驚道：「你做什麼往那裏去？」一壁說，一壁便追上去，却已經不見這一片歡笑聲。中伯爵已命新夫婦先乘馬車歸家，自己暫留半點鐘謝過長老料理一切事務，然後回去暗想：「也待我去瞧瞧他們親密的狀態，乘着馬車一路行來，伯爵的住宅離教室不遠，一到門首下車進門，剛要上樓，那旁邊門房內却走出一個人來，恭恭敬敬向伯爵脫帽行了個禮，走至伯爵旁邊，似乎有話要說。伯爵雖認不得此人，見他打扮得體面，也是一個紳士，不免立定了，便道：「足下何人有什麼貴幹？」那人道：「失禮得很小，可是個刑事偵探。」伯爵一聽「偵探」二字，就呆了一呆，覺得摸不着頭腦，便詫異道：「偵探？你是個偵探？見我做什麼？」那人道：「我奉了上官。」

的差使特地來捉人的伯爵聽了越發莫名其妙了說捉人嗎到底捉誰那人道便是貴府今天的嬌客陶韋竹伯爵道是一個新郎那人道怎麼不是新郎伯爵笑道我知道了一定是那一個喜歡惡作劇的友人囑你來戲弄我們驚嚇我們的到底是誰呢這人也太會惡戲了不見得是六尺大佐但是特地教你這素不相識的人嚇我這還像是個紳士嗎那人道決非惡作劇我確是個刑事偵探我有逮捕狀在這裏儘可以給你細看這個地方是衆人出入所在不便佇足上官吩咐要密拿的請借一步地方說話伯爵此時心中的火冒上來了好不容易鎮壓了下去說道到底有什麼事就嫌疑到吾女婿大約是有名譽的政治犯但是他很主張和平的那偵探搖首道不是不是

是個盜竊之罪。伯爵道：「阿呀，盜竊之罪嗎？那一定弄錯了人咧。」偵探道：「決不會弄錯人。此時伯爵如在夢中，只皺着眉頭不語。想我們貴族最重要的就是那名譽，如何出了這事呢？」這門口到底不是談話之所，便道：「很好，就請到我屋子去坐罷。」自己便先上樓走入會客室，只有一個僕人在那裏，便問：「姑娘呢？」說正在更衣。又問：「新郎呢？」道：「在內室中正等候主人。」咧。伯爵道：「我就去請他等一下子。有人來時，且勿放他進來。」吩咐過後，僕人退去。然後請偵探進來。偵探見室中的裝飾品全是些槍彈刀劍。伯爵年紀雖老，可知是一位身經大戰之人。坐定以後，那偵探便啟口道：「想陶韋竹還沒有出去，不瞞伯爵說，其實已經派人守在窗外看守，倘使陶韋竹要逃走，立刻可以捉住。只因如此辦。」

法未免張揚。被人家談論。還是勸他好好的。與我一同到警察署去。伯爵道。你也太小觀了人咧。他不作虧心之事。如何要逃。你既如此說。請你將他被嫌疑的原由說出來。我們大家聽聽。那偵探聽得。甄伯爵要問他嫌疑的緣由。卽慢慢兒說道。我且簡單說一遍。第一陶韋竹不是真姓名。其實喚做韋竹陶伯爵。道我也知道。從前喚作韋竹陶。偵探道。他那出身處的戶籍簿上。却是喚做韋竹陶。他是陸軍士官的兒子。一千八百四十九年二月十五日。生在洛恩地方。幼時就失了父母。後來到馬耳塞港充商家的書記。伯爵道。這我都曉得。辭職以後。在一千八百七十一年。赴墨西哥去。像這樣的履歷。到底有什麼罪。偵探道。不是根據了他的履歷。就有罪。我說這話。可見得並不是認。

錯了。人特來捕捉的伯爵道：奇了！難道當真是盜竊之罪？偵探道：是盜竊兼捲逃。在馬耳塞港時，曾在主人鐵箱中盜銀八千圓而去。伯爵道：決沒有這事。偵探道：未得反證以前，法律上認爲事實。後來第二天，即嚴行搜索，不知逃往何處。那時正值法普戰爭，有人說他已從軍戰死，因此人家便真當他已死了，不再追究。直到去年冬間，忽然有匿名書信送到警察署，來說他已從外國回來，潛入巴黎警署，得此密告，便調查舊案，批出逮捕狀，捉拿韋竹陶。因爲犯案是一千八百七十年十一月間的事，未滿十年，却不能期滿免除，可奈一時竟不得他消息。但是被盜的主人因此傾家蕩產，不久便死。韋竹陶更換姓名出入於上流社會，是然是一個紳士。警署中頗難尋覓他，當時還以

爲是密告者之錯誤。不想昨天又來一封無名書信。筆跡與前人相同。他說韋竹陶已改名陶韋竹。與甄伯爵之女公子訂婚。此信若早到一日。便不敢勞動尊府警署裏。便可以來密止婚禮。伯爵聽到這裏。已明知事出確實。長歎了一聲。說在教堂未行禮之前。警署中應當來關照。纔是偵探道。但是時間局促。教我們那裏來得及。接到密告的書信。已經在昨夜十一點半鐘了。伯爵道。那時豈不好來關照。偵探道。接到密告書後。究竟確實不確實。我們非加以一番調查。不可。第一先調查陶韋竹與韋竹陶。是一是二。今天朝晨。我還到此地觀看。他在你後面乘坐馬車。向教堂出發。把十年前警署中留着的照片與他臉面比較一望而知。就是他。可知在教堂門外。卽行逮捕。頗易惹人。

注目也。與你女公子的名譽有礙。不能說是未入教堂以前。不算正式訂定的夫婦。不得已只好等結婚正式儀式畢後。然後奉訪。依我的主見。還是人不知鬼不覺。教陶韋竹悄悄的跟了我。去伯爵不信。我還把十年前馬耳塞所照陶韋竹的相片帶來。請你一觀。伯爵那時眉頭一皺。道這倒不必。原來伯爵爲人性情剛烈。一向不屈不撓。今天怎麼偏偏碰到了這種事。只說教陶韋竹隨了你去。便怎麼樣。偵探道。目下還不能明白。查問之後。如有證據。自然要交法庭裁判。這裁判兩字。竟教伯爵聽了發顫。便問裁判了應當處刑嗎。偵探道。這不能預知。不知道審判官如何下判斷呢。伯爵道。豈有此理。如此說來。吾女兒便是盜賊之妻。我選擇了許多女婿。到頭來却選了一個盜賊。

這時伯爵便嘆了一口氣也不再說什麼眼中掛下淚來偵探見了也可憐他一面安慰道照尋常的犯罪經過十年證據無效也就可以釋放的伯爵道這不是法律的問題是名譽的問題無論釋放與否到明天巴黎市上的報紙一齊宣布教吾女的臉面擱到那裏去偵探道這也不關伯爵的事是陶韋竹所負的罪伯爵道我也不許你多說只問你句話倘是本人死了應當如何辦法偵探道法律不能裁判死人要是死了自然沒有這事伯爵道如此便世上無人知道案子無形消滅嗎偵探道這個自然被告一死天然不再追究可是世上還有個人知道伯爵忙問何人偵探道就是告密的人伯爵道曉得此人姓名嗎偵探道這是個匿名書信大約與陶韋竹有深恨的人